

※ 韓南教授紀念專輯 ※

記恩師韓南教授

胡曉真^{*}

韓南 (Patrick Hanan) 教授在美國漢學界的地位極為崇高，主要是因為他在中國敘事文學領域的學術成就既具有傳統漢學的高度嚴謹，又因內蘊個人性的美學判斷而不斷創新，若說他對二十世紀後半葉漢學界的古典小說與近現代小說研究有決定性的影響，絕不誇張。就算是被視為漢學家當行本色的翻譯，在韓南教授手中也別有境界。他講究語言的滋味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凡蒙他青睞而翻譯的，都是他發現具有文學史關鍵意義的作品。因此，琢磨韓南教授的翻譯，體會他對中國小說的詮釋，猶若以另一種方式想像韓南版的中國小說史。

傳承則是韓南教授之成就的另一面。放眼美國漢學界，經過他指導的許多小說與戲曲專業學者，都正在學術的盛年，繼續著老師的志業。對他的學生來說，未見韓南，仰之彌高，既見韓南，即之也溫。學問之道上，他總是以雍容、信任的方式耐心等待他的學生放步追來，當學生佚走時，他仍舊信任他們有足夠的能力高飛。他是學生的支撐，但從不想把學生留在他的軌道上。正因如此，韓南門下弟子的學術發展不拘一格，而他的影響便隨之處處生根。

作為韓南教授較後期的學生，我還來不及成為老師的驕傲，但韓南教授確是影響我最深的老師。我在加州大學的聖地牙哥校區取得比較文學的碩士學位後，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國古典文學對我的心靈牽引，所以，雖然指導老師鼓勵我在本校繼續攻讀，我最後還是決定申請東亞系，打算專攻古典文學。我從來沒問過韓南老師為什麼收我這個學生，非中文系出身的我初到哈佛自是忐忑，但是第一次走進韓南教授的大辦公室（至少當時感覺如此），便安了心。我一進門，老師便起身迎接，一面邀我就坐，一面穿上他的外套，扣上扣子，這才開始談話。往後許許多多次的會

* 胡曉真，本所研究員兼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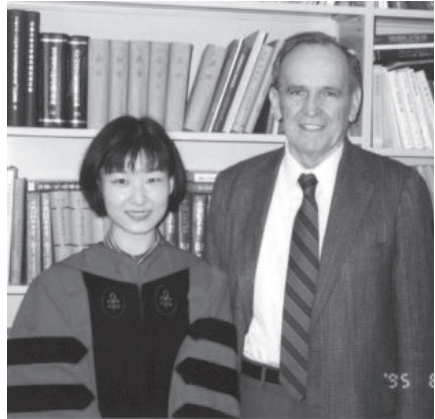
面中，這樣的儀式從未鬆懈過。我猜想不少人會覺得韓南教授於禮數過於拘謹，甚至有距離感，但對我來說這種老派作風特別讓人舒服。

現在想來還有些不可思議，但我的博士論文計畫確實在第一次拜見韓南老師時就說定了。他支持我碩士論文的發現（這要感謝我的碩士指導老師鄭樹森教授的遠見，但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繼續開發女性彈詞小說這個當時幾乎空白的題目。對我來說，他的鼓勵等於幫我奠定踏入學術研究領域的第一步。不只如此，畢業之後我發展的幾個題目，包括城市文學、近現代文學等等，無一不受到韓南老師的啓發。研究生時代在韓南老師的課上討論《紅樓夢》，讀冷門的話本小說，是那時候每個禮拜都期待的事情。韓南的課，修課人數並不多，學生無所遁形，絕無不準備就來上課，而默默躲在角落不被發現的可能。三個小時討論課下來，絞盡腦汁想發表「聰明」的意見，下課時總有點虛脫的感覺。然而，提出什麼有點意思的看法時，韓南老師輕輕發出愉快的笑聲以表示讚許，那景況也是記憶猶新。

韓南老師對我耐心十足，甚至可說特別仁慈。記得準備資格考時，每一科的老師都要求學生先自行擬一份參考書單讓老師過目。書單表現了學生對這一科目的掌握，以及對未來領域拓展的想像，本身便是老師評估學生進境的依據之一。我跟韓南老師研讀的範圍當然是古典小說，他給了我一份基本書單作為參考，我拿回去動了許多手腳，自以為是地加了很多其他同學不會讀的冷僻作品，但也偷偷刪掉了少數我以為沒興趣的小說。那天會面，韓南老師對我擬的資格考書單頗多稱許。然後，他徐徐地說：「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你的書單上找不到《三國演義》。為什麼呢？」明明是不可避免的東窗事發，我竟然仍強項不從，還蠻不講理地說：「我受夠了，就是不想再讀《三國》！」沒想到他開懷大笑，說他相信我以後一定會重讀《三國》，也就放過了我。不知道歷年哈佛東亞系古典小說資格考書單裏面，我的那一份是不是唯一沒列《三國》的。有一次我對自己一篇小論文頗為得意，但我們對文中某個說法意見不同，他建議我刪掉，我堅決不肯，最後他還是在無可奈何的笑聲中隨我去了。另一次他囑我對某個題目給他做個前行研究的報告，我讀來讀去全部都不喜歡，據實以告，他也是一路笑著聽，狀甚愉悅。現在想來，老師當時肯定是看著一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生，覺得特別有趣！我想，對當時的老師來說，學生已經像是任性的女兒一般吧。事實上，反過來也是一樣的感覺——我的諸多任意妄為顯示我多麼信任老師。在哈佛的最後兩年，我住在學校的宿舍 Kirkland Court。這棟大樓雖然金玉其外，但位置絕佳，拐個彎就到東亞系及燕京圖

書館，這也是韓南老師從他家裏到燕京的必經之路。早上我經常站在客廳窗前，邊看街景邊吃早餐，老是看到韓南老師從樓下走過，提醒我也該上學啦，好像老師變成了我的鬧鐘一樣。

隨文提供的三張照片，其中一張是畢業典禮當天的合照。那天在校園中隨著隊伍前進時，竟然遠遠看見韓南老師朝著我們走過來，原來他是算準了隊伍這個時間會經過那裏，特別過來給我們一個驚喜呢！說是「算準」，其實又不然，他必定在附近等候許久，只是不想學生心裏有負擔，故意做出時間剛好的樣子。這就是韓南老師低調而深厚的情意。那一天，韓南老師告訴我，從此以後他可以叫我「曉真」，而不再是 Miss Hu，我也可以不再叫他 Professor Hanan，而叫他的名字“Pat”。我很高興老師叫我名字，但我始終無法對他改用別的稱呼，太驚扭啦！對我這老派學生來說，他永遠是 Professor Hanan。



1995年6月筆者與韓南教授於哈佛大學畢業典禮後攝於東亞系。

一九九九年，我在中研院文哲所辦了一個研討會，請到韓南老師發表主題演講。會後，我們邀請國外學者到東部的花蓮旅遊，國際知名學者們一起勾肩搭背跳



1999年7月「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會後活動，攝於花蓮天祥，左起為陳國球教授、大木康教授、韓南教授。

臺灣原住民舞蹈，也一起在 KTV 裏大合唱！當時，參加的除了王德威教授，還有大木康教授、魏愛蓮 (Ellen Widmer) 教授、陳國球教授等。我尊敬的韓南老師也完全放下身段，與民同樂。有一張 KTV 裏搭著肩唱歌的照片，我總是說，我手裏有這張照片，以後可以勒索好幾位大學者呢！這次韓南老師跟我們一起唱歌跳舞，真是形象大解放，是我記憶中老師最可愛的一天了。

在此之後，每次有機會回學校見到老師，都是在他退休後使用的辦公室裏。辦公室在燕京後方一棟舊式房舍的樓上，我覺得樓梯又窄又曲折，顛巍巍地嘎嘎作響，我總要嘟囔幾句，但老師絲毫不在意。他總是愉快地告訴我最近又完成了什麼研究，下一步要翻譯什麼書，偶爾也託我在中研院幫他查個資料。對近現代文學研究發生巨大影響的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一書，以及中文出版的《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我都在那間小辦公室聽他興致勃勃地談起。講到他發現《昕夕閒談》之原著的過程，其得意之情就算是低調的韓南也無法掩飾。

因此，我總以為松柏長青對韓南來說是現實，而不是一句祝詞。

二〇一三年，一向精神奕奕的韓南教授健康狀況發生變化，事出突然，大家心裏都沒準備。十一月初，因為到哈佛開會，我連續有幾次機會與韓南老師見面，這已成為我最珍貴的回憶。行前，我從臺北打電話給他，告訴他我將到哈佛開會，想去看看他，韓南老師顯得很高興。等我到了哈佛，從旅館再給他打電話，他馬上邀請我到



2013年11月9日攝於 Youville House，左起為魏愛蓮教授、韓南教授、筆者。

他當時住的 Youville House¹ 跟他吃晚飯。我還記得我提早離開了會議的歡迎酒會，提著從臺灣帶去的茶點禮盒，沿著 Cambridge Street 一路找去。結果，發現 Youville House 竟然就在我二〇〇六年

¹ 這是為年長人士設計的所謂 assisted living 的住宅，規劃有如高級旅館，並提供正式的餐飲服務。

訪問哈佛時，曾住過一學期的房子的路口，當時每天上學都要經過的。有一次，還在附近的雜貨店裏遇見過韓南老師呢！現在想到老師要在這裏養老，說不出一種心酸的感覺。不過，跟老師吃晚飯聊天，仍然非常愉快。我在大廳看到他走過來，雖然要靠著助步器，但是覺得他氣色跟精神都很好，我緊張的心情一下就放鬆了。因為，我心理上還是沒準備好看到生病的老師。那天晚上，他跟我解釋之前生病以及現在療養的情況，談他差不多要完成的工作，以及對以後的規劃。他哄我說，我帶去的禮盒是他一輩子收過最美麗的禮物。他也帶我參觀他的住房，告訴我以後可以換到比較大的房間，方便繼續工作。我感覺老師一方面接受現實，一方面樂觀積極，那真的是一種韓南式的修養。第二天，韓南老師也到了研討會會場，雖然他已不能久坐，但是在陪韓南老師走回 Youville House 的路上，我還是感受老師的意志力仍然堅強。他還高興地說，因為前一天晚上我跟他吃飯，所有鄰居都好奇地跟他打聽那外國女士是誰呢。看來，我的學術成績沒趕上讓老師驕傲，但學生出現在長者寓所餐廳陪老師吃飯這事兒，倒還真的讓他有以驕人。因為實在難得從臺北到哈佛一趟，所以第三天我約了魏愛蓮教授再去 Youville House 找老師閒聊。那一天心情閒散，不談學術，天南地北，最後還聊到那一年波士頓紅襪隊 (Red Sox) 從谷底翻身勇奪全國冠軍的傳奇。韓南老師顯得興致很高，三句不離本行，他斬釘截鐵地說，紅襪傳奇具備了一個成功愛情故事的所有敘事元素。我們三人的照片留下了當時的情景。

臨別時，我跟老師約好明年再找機會來看他。只是，這個願望最後沒能實現。中國人說經師與人師，韓南老師對我的意義正是如此。到哈佛讀書，在韓南老師指導下學習，是我學術與人生之路上最重要的事。韓南老師，謝謝您！我會一直想念您！

